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几二十一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
教學之道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
 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
 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
 其中又有陰陽以為善惡之
 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以德性之
 正而言也然其以和
 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
 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故聖人立

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

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

熏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

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

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

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

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

意無所事也。

易傳○永按人所觀瞻而自修之志。稍懈則不足為人望矣。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

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

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

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

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

者。亦不致有自棄之心。此聖人教之妙也。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熏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朱子曰程子之意精矣。但失不以何有於我。為聖人之謙。○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辭耳。

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葉氏曰。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騁。使

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若令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永按。今人於子弟輕俊者。

不以為憂。而以為喜。且早教之作文。以于進。子弟他日輕俊之害。不可勝言。此由父兄之無識。子弟

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

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

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

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

按書札猶喪志。其他玩好可知。故書札惟欲楷正。不必求工。○胡安定在湖州

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

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

政。皆興水利有功。葉氏曰。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

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歷九章之類。○凡立言

○永按。安定又有經義齋。專講明經義。

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葉氏曰。知

理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永按。輕於立

言。無涵蓄意思。知德者厭其無味。無德者惑其輕

揚。朱子嘗謂尹氏論語說。句句有味。而於張無垢

中庸解。粗暴淺露。舉程子此語譏之。可知立言之

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
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
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
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子厚以禮
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恐謂之未會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朱子曰古者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語學者以所見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

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永按未見
到之理必俟其深造將有得而後語之否○舞射則不惟不能深曉而亦以淺易輕視之矣○舞射便見人誠永按舞射必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朱子曰此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聖可至耳豈日一灑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永按小學皆是教之以誠誠即聖人事也○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近思錄

皆不可不盡。○葉氏曰：子夏正謂彼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灑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葉氏曰：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未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

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註人有養方定志於學。○朱子曰：程子之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餘時肄業，未間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葉氏曰：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廢。○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

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
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間巷童
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
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
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
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
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孔子
教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

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
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朱子曰：憤者，心求
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
○問如何是沛然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如種植
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
生之際，却欠了兩忽，然得此兩來，生意豈可禦也。
○葉氏曰：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
聽之也若忘。啟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後
然有得必沛。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
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已上並遺書。○葉氏曰：
此又誘進初學之道。

○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
愛道之極也。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

無從成矣。正蒙○示按此張子言以禮教人當自勉也。教者能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則能率人使成材。是仁之至。能宏道以教人。是愛道之極。○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矣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朱子曰。嘗見橫渠簡

與人。謂其子曰。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示按。不願學者之能受而強進之。人雖勉強為之。而無誠意。既無誠意。則亦不能盡。其才質三者相同。皆躐等陵節之弊也。○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益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葉氏曰。奉手習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